



党员登记表

峻 青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峻 青 著

党员登记表

上海文化出版社·一九六四

周 峰 装帧

电影文学剧本 党 员 登 记 表 峻 青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

*

开本 730×1035 毫米 1/32 印张 6 5/8 插页 3 字数 106,000
1964 年 11 月第 1 版 196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31,000 册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统一书号 10077·1060 定价(八) 0.52 元

赵
川



县委书记赵川向黄淑英交代找“党员登记表”的任务。

为了保护“党员登记表”，黄淑英英勇慷慨就义。

黄
淑
英





女儿死后，黄妈妈毅然担负起了女儿交给她的任务——保护“党员登记表”，并把它交给自己的人。

母亲以讨饭做掩护四处寻找党组织。

黄
妈
妈



序 幕

一

秋风萧瑟，落叶纷飞，一派肃杀的深秋景象。

鲁阳城的远景。

在城門两旁的城墙上写着两排巨大而醒目的标语：

国共合作抗战到底！

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

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宣

在城門上面有着三个斑剝的大字：

鲁 阳 城

城門兩邊，站着四個國民黨十二師的哨兵，象凶神似的端着上了刺刀的槍，把守着城門。城門里外，站着許多被攔阻在這裏的群眾。氣氛異常緊張。

解說員的畫外音：

“在敵後抗戰最艱苦的年月里，膠東半島上出現了險惡的逆流，國民黨在膠東地區的部隊，奉行着蔣介石的‘曲綫救國’的反動政策，表面上打着抗日的招牌，實際上却在干着卑鄙的反共反人民的勾當。”

二

哨兵揮舞着槍，驅趕擁擠在城門口的群眾。

“滾開，趕快滾開，再不滾老子要開槍了。”

群眾大聲地質問：“為什麼不讓進城？”

哨兵甲：“什麼也不為，就是不讓進去。滾，快給我滾！”

趙川從人叢中走了出來，問道：“老鄉，對老百姓這麼凶干什么？有本事向日本人去使嘛。”

哨兵甲把眼一瞪：“噓，你倒教訓起老子來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趙川幽默地笑了笑：“干什么的，要進城的，怎麼樣？”

哨兵甲：“進城？哼，好大的口氣。來，拿你的通行証

看看。”

赵川默默地掏出了通行证，哨兵甲接过来看了看，脸上现出了惊讶和犹豫的神色，又把通行证递给了一直在他身边沉默地看着的班长。

班长看了看通行证，又上下打量了一下赵川，说：“我早就看出，你是个八路方面的人，果然不错。给。”

赵川接过通行证，就要往里走。

班长冷笑了一声，拦住了他，说：“别忙，请等一等。”

赵川：“为什么？”

班长凶狠地：“为什么？戒严。哼，再别拿你那块八路的牌子瞎咋唬啦，心里放明白点。”

赵川：“岂有此理，我们的办事处就在这城里嘛，我要到办事处去。”

一群众：“我的家也是这城里，你看，就是那座房子，几步路就到了，他们也不让我进去。”

群众：“放我们进去！”

班长大声喝道：“别嚷，谁都不能进去！”

三

刘文峰和李彪带着一伙侍从人员，骑着马由城外飞奔而来。

刘文峰身穿黑呢中山装、馬褲，身材細瘦，穿着利索。他是国民党魯阳县党部書記长，也是赵保元政治部政訓室的主任。一个在魯阳地区和我們党打了多少年交道的反共专家。

李彪是魯阳县保安团的团长。粗魯莽撞，盛气凌人。身穿黄呢軍装，脚着高筒馬靴，腰挂指揮刀。故意现出威风凛凛的样子。

这一彪人馬，一陣风似的涌到城門口。

李彪看到挤在城門口的人挡住了他的路，就生气地揮舞着馬鞭，一面抽打着群众，一面大声地罵：“閃开，閃开，他媽的，給我閃开！”

刘文峰正待纵馬馳过，一眼看见了赵川，赶紧停了下来，装出一副和气的样子：“什么事，什么事？”

班长指着赵川：“上級命令戒严，可是，这个人鼓动老百姓反对我們。”

刘文峰装着刚才看到赵川似的翻身跳下馬來，客气地說：“噢，原来是赵部长啊！好几天沒见了。刚从乡下回来嗎？”

赵川：“是啊，刚回来，想不到大天白日戒起严来了。”

刘文峰回头望着班长，故意装着生气的样子，斥責道：“你們瞎了眼啦，連县委的赵部长都不认得，岂有此

理。”又笑着对赵川，“赵部长，别见怪，这是误会，请进！请。”

赵川：“为什么突然戒严？”

刘文峰支支吾吾地：“这，这，我想，也许是因为日本人快来了的缘故吧，听说，这几天敌人派来的汉奸很多。不过，兄弟我一定回去查问一下。请。”

四

刘文峰等一队人马驰过大街。

大街上一片紧张的气氛，一队队士兵穿梭般地走来走去。

刘文峰奔到了司令部门前，翻身下马。

司令部驻的地方是县政府旧址。门前岗哨森严。

大门两边，分挂着两块牌子，一边是：

国民革命军陆军暂编第十二师司令部

一边是：

山东省鲁阳县县政府

刘文峰等人穿过司令部大門，走进一間門口挂着“中国国民党山东省魯阳县党部”和“十二师政訓室”的牌子的办公室。

刘文峰生气地望着李彪說：“东城門那班站崗的是哪个連的？”

李彪：“特务連的。怎么？”

刘文峰：“怎么，一条大魚差一点漏掉了。”

李彪不解地：“什么大魚？”

刘文峰：“老兄，你沒看到站崗的不让共产党的那位赵部长进城？要是他真的进不了城，今晚上解决他們的办事处，不就把他漏了？还有，为什么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，这不是打草惊蛇嗎？誰下令戒严的？”

李彪：“我。不戒严他們溜了怎么办？”

刘文峰：“你呀，老兄，总是那么粗心，顾了这头就忘了那头。怎么样，一切都准备好了嗎？”

李彪：“全部准备好了。特务营全体出动，夜間十二点集合，一点钟开始行动。”

刘文峰：“不，根据现在的情况，應該提前行动。”

李彪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刘文峰：“天一黑就下手！”

五

赵川走过大街，经过十二师司令部门口，向着一幢房子走去。那房子的门口，挂着一个牌子：

八路军驻鲁阳办事处

门口有十二师的哨兵。

赵川奇怪地望了望哨兵，走了进去。

屋里正弥漫着一种忙乱紧张的气氛。没有声音，大家都在沉默地工作。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严肃激愤的神色。

赵川走到了车主任面前。

赵川：“车主任。”

车主任，三十多岁，身穿八路军军装。他是办事处主任，也是中共鲁阳县委书记。他看到赵川，热情地握着他的手。

车主任：“啊，老赵，你回来了？”

赵川：“门口怎么站上岗哨了。”

车主任幽默地笑了笑：“他们说，来保护咱们呢。老赵，你回来干什么？”

赵川：“情况紧急，我不放心，回来看看。听说鬼子已经到了即墨了。”

車主任：“嗯。看样子，鬼子很快就会到鲁阳来的。但是，严重的事情还不在于这个，而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刻，赵保元反共反人民的磨擦活动更加猖狂了。从各种征候看起来，为了讨好日本人铺平反共投降的道路，他们对我们可能有进一步的行动。”

赵川：“前天，在南乡的团旺一带，他们把咱们的宣传队二十多个人全部逮捕了。昨天，夜里又在五龙村西头，杀了咱们两个工作队的同志。”

車主任：“这就是说，他们的步子在加紧了。上级指示我们：要时刻提高警惕，做好应变的准备。这些家伙，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。你来了正好，咱们研究一下今后的斗争问题。鲁阳是胶东的中心，投降派和日本鬼子对它都特别注意，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个地区搞垮，因此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斗争坚持下来。”

六

夜。昏沉的夜。

大街上，灯火冷落，西风飒飒。

十二师司令部门前的广场上，人影浮动。

刘文峰站在大門前面，默默地望着集合的队伍。

李彪走了过来，低声地说：“队伍已准备好了。”

刘文峰点点头：“好，包围起来以后，不管他们抵抗不抵抗，都坚决消灭他们。除去車主任和赵川那几个头头以外，全部不要活的，能打死多少就打死多少。”

李彪：“放心好了，跑不了他们。”

刘文峰：“还有，要特别注意搜查文件，哪怕是一个小纸条条，也都不许丢掉，全部给我带回来。”

李彪：“早就关照过啦。”

黑影中，队伍离开了广场，飞快地顺着大街，向西跑去。

七

八路军办事处。

办公室内灯火明亮。

車主任向女电话员：“小张，你给我接十二师政治部。”

小张接线：“喂，喂，……車主任，电话线断了。”

車主任：“怎么，电话线断了？”

一个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地从外面跑了进来：“車主任，咱们的房子被包围了。”

車主任看了看老赵，沉思地点了点头：“啊，他們居然下手了。好吧，”提高了声音，“同志們，准备战斗！”他掏出腰里的枪。

这时，院子外面，枪声响了。

車主任大踏步地向外面走去。赵川也跟了上来。

車主任：“老赵，你赶快清理文件。”

八

枪声大作。

十二师的匪徒們密密层层地包围了办事处的房子。他們从四面的街角巷口向办事处进攻。

車主任帶領着办事处的男女同志在院牆后面抵抗。

一群匪徒冲到了院牆外面，大声地喊着：“小八路，你們跑不了啦，快投降吧！”

車主任激动地：“你們这些坏蛋，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了。簡直是汉奸，卖国贼！”說着，他憤怒地揮起匣枪，射出了一連串子弹。

匪徒們嚎叫着退了回去。

但是，另一帮敌人，却爬上了对面的屋頂，在那里架起了机枪。一陣机枪射击，車主任倒了下去。

同志們赶紧把他抬回屋子里。

九

屋子里，正在焚烧文件。

火光映红了赵川的脸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正在沉思。他看到車主任受伤，赶紧跑了过来。

赵川：“車主任，車主任。”

車主任吃力地抬起头来，看了看赵川，突然全身一震：“老赵，文件整理好了沒有？”

赵川：“全都烧毁了。就剩下了这一份表册，还没想出个妥善的处理办法来。”

車主任：“什么表册？”

赵川：“全县的党员名册。”

車主任接过名册，看了看。那上面写着：

中共魯阳县委各村党员名册

黄老吉	男		黄家亦	貧农	一九三三年五月入党 一九三五年一月牺牲
黄淑英	女	十九	黄家亦	貧农	一九三七年一月入党
黄振武	男	卅二	黄家亦	鉄匠	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
黄友才	男	廿六	黄家亦	小商贩	一九三九年一月入党

.....

赵川：“这东西不能烧毁，可是带在身边突围也不行。”

車主任：“是啊，这份名册太重要了。今后，咱们鲁阳党的处境会更加恶化，斗争也更加艰苦了。但是，只要能把咱们各村的党组织保存住，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。老赵，一定要把它保存好，既不能丢失，更不能叫敌人得去。”

这时，从对面屋上丢过来的一颗手榴弹在门口爆炸了。一股浓烟冲进了屋子。

房屋起火了。

車主任无力地倒在了一边。

小张急喊：“赵部长，主任牺牲了。”

赵川蹲下身来，含着眼泪，看了看車主任，难过地点了点头，从他那冰冷的手里，拿过了党员名册，站起身来。悲愤地望着院子外面战火纷飞的夜空。

这时候，枪声更紧密了。匪徒的喊声也更近了。

机枪在漆黑的夜里吐着长长的火舌，不住气地向办事处的大院里射击。

院子里的男女同志们仍在英勇地抵抗。

大火烧上了窗户。

那红红的火光，照红了赵川的悲愤的脸。他那拿着